

全州历史文化丛书⑨

空青水碧斋诗文集(上)

清·蒋琦龄 著

蒋世珩 蒋钦挥 蒋世铎 唐志敬 点校

重印 附：空青水碧斋尺牋
白华之什

重印点校：蒋桐媛 唐 智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全州历史文化丛书

总策划、主编：

蒋钦挥 （广西日报编委、南国早报总编、高级记者）

副主编：袁鼎生 （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、博士生导师、教授）

吕朝晖 （广西日报原编委、理论部主任、高级编辑）

曹光哲 （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副董事长、总编辑）

顾问：陈开瑞 （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）

黄南津 （广西大学文学院副院长、教授）

唐志敬 （原广西通志馆特邀顾问、编审）

文 萍 （日本东京商务出版社海外部原主管、硕士）

唐振真 （广西日报理论部原主任、主任编辑）

蒋世珍 （全州广播电视局原局长、高级政工师）

蒋廷炉 （全州中学高级教师）

蒋稠媛 （广西财经学院学报编审）

文 超 （广州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主任）

蒋廷瑜 （广西博物馆原馆长、研究员）

宾恩信 （桂林信昌投资集团董事长）

唐 智 （南国早报副总编、高级编辑）

刘游辉 （当代生活报副总编、主任编辑）

莫让珍贵历史成云烟

——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重印前言

文 超

全州在广西乃至全国，都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、厚重文化底蕴的地区。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的重印，是对全州历史文化的回顾、总结、凝炼和提升，是敢为民间整理全州历史文化之先的功德之举。

全州有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元代著名诗人陆垕曾赞叹全州“高山仰圣道”、“遗风尚可寻”，而如今许多高古遗风尚存，遗迹不再，但仍留下了许多口耳相传的历史印记。为纪念传说中舜帝的两个妃子，全州人在二妃登临湘江之处修建了二妃庙，如今虽已无迹可考，但总还有文人骚客在湘江之畔寻寻觅觅；宋太守柳开曾创办柳山书院，后来者也陆续兴建书院、学堂，有的书院还被最高统治者题名，也曾名噪一时，面对断垣残壁，仍不时有学者文人凭吊。

灿若群星的全州籍学者、宦宦，记述他们为人、为学、为官的著作，虽然不少已散佚，存世的也正面临湮灭，但珍贵历史必不会尽剩云烟！蒋冕为了坚持礼法而不对皇帝屈服，宁愿坚守自己的价值观，而辞去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首辅之职；曹学程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，敢于直谏皇上，反对主和而遭牢狱之灾；谢济世履仁趋义九死不悔，历尽劫难却意志弥坚；七品县令俞廷举“宁可得罪上司，也不可得罪百姓”；蒋琦龄面对江河日下的朝政“气愤如山死不平”，写出《中兴十二策》；赵炳麟“报国文章皆热泪”，明知言出祸随而虎口捋须，敢于弹劾炙手可热的袁世凯，等等。全州的先贤们胸怀理想，心忧天下，距稻粱之谋

远，离家国情怀近。这些先贤们，实在是一些超可敬的人。文以载道，他们留给后世的文字里，承载的理想、信念、正气和道德操守，永远鲜活光彩，发人深省。

人们还可能记得自宋以来，全州有进士140多人、举人1570多人这些傲人的数据，但是否还记得那些启贤才、开风化、兴教育如柳开者也？是否还记得那些隐居桑梓草野间、寒窗苦读的先贤们的道德文章？

最近我在广东龙川县看到一座越王庙里，供奉着一位叫唐希孔的全州人，他在任龙川知县时，官声、政声俱佳，因重民生而位列当地历代“十贤”之中。我企盼在不久的将来，在全州出现一个以柳开命名的广场或公园，在伟岸的柳开雕像前，他及他一样有功于全州的“十贤”们，被全州世代景仰，垂之不朽。

先贤们为造福全州留下的公德，为人、为学、为官的著作，培育后继英才的书院，绝不可能任由时间的推移而成过往。为此，应有所担当，有所行动。

文化遗产如不及时保护、抢救，徒增沉痛、遗憾和无法挽回的损失。学者周文彰说：“文化是形象，不抓文化就是不要脸。要像重视经济发展那样来抓文化发展。”

全州人正在做抢救、整理先贤著作的事情，这是一件弘扬地方文化、事关颜面的大事；也是一件承前启后，将潜德幽光彰闻于世的善事。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让全州古籍不再失传，让更多喜爱先贤著作的人，在身边就能看到楷模和范本；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先辈们的嘉言懿行，得到继承和效法践行。

现代社会有一种普世的价值，叫民主，其中一种重要手段，即是通过一定的议事规则辩论后表决形成决议，直言是其内在的起码要求。没有刚正直言，遑论辩论，遑论民主。长此以往，民主政治也只能是一句空话。

人们当然知道，要坚守说真话、实话，不妥协、不一味随波逐流的品格不容易，需要一点执着，一点坚韧，甚至一点——用

全州话说——脑壳梆硬。

刚直敢言，似乎已成为随先贤们远去的踪影，不管是“气愤如山死不平”也好，“报国文章皆热泪”也罢，已渐渐成为当下的稀罕物。取而代之的领导人文化、老好人文化、口号文化、造势文化，使得精神的家园一片一片沦陷。于是乎，敢于直言不讳者、敢于在诺诺之中发出谔谔之声者，越来越少见。

思古论今，作为全州人，我们是否应该把那些遗失了的先贤们身上的道德勇气寻找回来，让它灵魂附体，凤凰涅槃，重生我们的精神品格！

北宋著名哲学家、思想家张横渠有言：

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请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

我在全州先贤们的故事里、著作中，看到了他们很多人怀有如此理想、信念，并已践行。而我们呢？

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

而你们，站在那儿

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

谨以郑敏《金黄的稻束》句，敬献全州的先贤们！

（2012年7月29日 广州）

空青水碧斋诗文集(上)

此书原由龙安明、蒋德健赞助出版

(龙安明先生为广西地震局副局长)

(蒋德健先生为龙水镇腾龙汽车配件厂厂长)

重印赞助者：

文 超 李发连 滕奇武 蒋戊花

曹玉生 赵小平 马宗良 蒋明烱

雷述明 宾彬彬 蒋增凤 谢建宁

重印《空青水碧斋诗文集》序

黎洪溢

全州人杰复地灵，地灵古来出精英；文武诸官留青史，学者鸿儒若群星。灿灿星河又一颗，空青水碧蒋琦龄。官位不微志高远，思想博大且深精。著作等身数十卷，奏疏诗牋皆文菁。忧国兴邦常愧恨，爱民为本眷眷情。最是“中兴十二策”，流涕陈辞把心倾：一策当朝端正本，力戒专横重兼听；二策当朝除粉饰，引过罪己为国兴；三策当朝任贤能，用才不拘老中青；四策当朝开言路，坦诚纳谏昭圣明；五策当朝恤民隐，以民为本君为轻；六策当朝整吏治，买官卖官不容情；七策当朝筹军实，裁员节饷养精兵；八策当朝诘戎行，论功问罪赏罚明；九策当朝慎名器，授勋轻重期效应；十策当朝恤旗仆，丁口廩给当持平；十一献策挽颓风，京官外官要廉明；十二进谏崇正学，教化人心尚理性。中兴诸策情切切，直言勇谏气难平。朝政得失敢触犯，官场倾轧直议评；抨击时弊不避嫌，解剖社会言不轻。廉颇老矣尚能饭，诉尽余生未了情；忧国爱民思安危，文集诗篇一线钉。此公至今原不死，不死精神好传情。

文化遗宝待开启，请问谁能进曲径？全州文史有丛书，史海钩沉看今人。拂去积尘见青碧，后人获宝笑盈盈。鉴古察今大有益，先贤一言一杆秤。莫道八桂穷且白，古今皆留英才名。承前启后安邦国，继往开来为振兴。

辛巳孟冬·南宁

作者为广西日报高级编辑、原编委，理论部主任

行 述

皇清诰授通奉大夫、顺天府府尹、前翰林院编修随带加一级显考申甫府君行述。

呜呼，我府君世守缥緲，代膺簪笏，沥肝胆以报圣恩，竭忧勤以矜民瘼，政事文章流播于川陕、畿辅士庶之口，而见重于当代贤士大夫者，英声茂实，非不孝等所能罄述，亦抑不孝等无容赘述也。特其仕历中外，中厄戎马之间，旋任輶轂之下，事迹纷繁，就其趋庭所见所闻知之最悉者而称述之。夫不知其实而妄称之，私也，非孝也；顾知其实而故秘之，亦私也，得为孝乎？用亟和血濡毫，历举平生梗概以殫之板，俾同时大君子得所考核而论定焉，用垂不朽，固人子难已之心也，抑当然之责矣。

府君姓蒋氏，讳琦龄，字申甫，一字石寿，号月石。世居广西全州。系出蜀汉大司马安阳侯琬，聚族而居者以万计，南宋以来，儒衣仕版，称极盛焉，八世祖以下科第相承。

府君太高祖考讳尚翊，康熙甲子科举人，敕授文林郎，陕西安定县知县。妣曹氏，敕封孺人。

高祖考讳颀秀，雍正壬子科举人，敕授文林郎，河南泌阳县知县，敕赠资政大夫，按察使衔河南分守河北兵备道加二级。妣谢氏，敕封孺人，敕赠夫人。

曾祖考讳振闾，乾隆壬申恩科举人，敕授文林郎，陕西安定、四川平武、直隶新乐，吴桥等县知县，军功候升知州，诰赠资政大夫，按察使衔河南分守河北兵备道加二级。妣谢氏，敕封孺人，诰赠夫人。

祖考讳励常，乾隆庚子科副贡生，丙午科举人，拣选知县，敕授修职郎，融县训导，诰赠奉政大夫、翰林院编修加七级，晋赠通奉大夫、顺天府府尹加一级，累赠资政大夫、按察使衔河南分守河北兵备道加二级。妣谢氏，王氏，俱敕封孺人，诰赠夫人。

考讳启敷，嘉庆丙子科举人，壬午恩科进士，诰授资政大夫，赏戴花翎，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，加按察使衔河南分守河北兵备道加二级。妣时氏，诰封夫人。

祖妣时太夫人，生子二女一，府君居长，次为仲父小峰府君琦沆，诰赠奉政大夫，候选同知。姑适雷氏。庶祖妣张太夫人，生子三，叔父蓬史先生珣，二品顶戴，河南尽先补用道，前署河南按察使司按察使。叔父秋泉先生光，湖南尽先补用同知。叔父宽甫府君琦洪，早逝。万太宜人，生女一。谢太宜人生子一，季父平甫府君琦清，诰授奉政大夫，候选同知。

府君幼慧，甫数岁随曾大父省墓于岳山之麓，有丛花名雀儿，命为诗，脱口得五言二韵，成如夙构。长而仪表俊秀，天姿卓越，酷嗜学，经籍子史无不通晓。十岁为文，潇洒之致，已出尘壚之外。间有未合法程者，殚力构思，甚至中夜兀坐，必期就于法、中于程而后已。道光甲午，年十九应童子试，州、府、院皆冠军，补府学弟子员。学使池籥庭先生春尝对客曰：“予获一俊才，全州蒋氏子，今科榜首人也。”秋试揭晓，果如其言。房考为贵县知县满洲鹤松圃先生年；主试乃编修、闽县王雁汀先生庆云；主事嘉善朱先生国淳，一见皆决为大器。是年冬，偕叔祖少麓公北上，至扬州遭疾而返。庚子春，赴礼闱，中式二甲进士，朝考一等第十八名，改庶吉士。辛丑散馆授职编修。历充国史馆协修、纂修、总纂，文渊阁校理、教习、庶吉士。甲辰科，乙巳恩科会试、甲辰恩科顺天乡试同考官，丁未大考二等，恩贡文绮，京察一等，简放江西九江府知府。至江西获覲省先大父

时，先大父官江西候补道，因回避，特调陕西汉中府。汉南民险而健讼，案牘繁滋，并有恶少聚众摊钱，以红黑签为雉卢喝彩，盗风因之日炽。府君剴切晓谕，累至万言，利害分明，一时痞棍皆为敛迹，则良善以安。再调西安府知府，是年辛亥，亡兄宸英生，发逆由岭南窜出，攻破武昌，直驱金陵，并分大股北上，北五省皆戒严。府君创立团练，稟请中丞，因地制宜，平原筑之堡，高山筑之寨，堡寨外环以深濠，濠上翼以羊马墙，立条规四，曰：“勤训练，选丁壮，讲联络，查奸细。”言简而意赅，士民莫不称便。中丞批照章办理。全陕团练起，堡寨成，十余年郡邑得脱屠烧掳掠之祸者，府君擘画之力也。又督办保甲，令居民编户口清册，责任甲长、里长、族长，自大小村落以及市镇防汛、堡寨、庵院、寺观之在所必稽，更定新章于会垣，严谕烟馆、旅店毋停匪人。多立栅栏于街衢、胡同、要口，分派营弁游徼叠守，二更后严扃不准人行，昼夜梭巡，由是长安十万户桴鼓不惊，内奸弭而外寇无从伺其隙。皆谓得王文成公方略，识者韪之。癸丑，逆匪窜山西境，欲窥关中。府君奉大宪檄，防堵大庆关，勒令预撤龙门东岸上下数百里来往官商船只，断贼来路，倚黄河为天堑，召募乡勇，挑选精壮者千余人为前锋，亲率拒于河，合官军驻扎西岸，连营袤延二十余里。逆匪望见军容，胆已慑，又不能济河前驱，遂宵遁焉。全陕肃然矣。中丞张诗舲先生祥河题府君诗稿曰：“出袖新诗奈别何，汉台华岳共经过，何殊范陆同官日，写到江山叠韵多”；“匹马征衫好策勋，由来露布仗高文。相传倚剑龙门口，一夜河声退贼氛。”时中丞还朝兼赠别，其赞赏乃尔。时长安县民某姓者，争产构讼，兄弟三人，长系族姓承继，次三乃继母出也。家产钜万，父死，长谓继母蓄私财，叠控不休，有司不能断。鸣之大府，大府委府君鞠讯。府君曰“诚易易耳。”即日传长子上堂，审曰：“汝有罪二，汝知之乎？控继母一罪也，父死凌二稚弟，二罪也，汝知律例乎？则例

载，凡承继子日后不孝，父如有亲生子，准其退还。汝负二罪而不知，犹猖獗乃尔耶？当照例归宗不得受产。”其人闻之，帖耳俯首不敢争，当堂具悔结。阖郡愕然惊服，皆以为神断云。甲寅，升四川盐茶道。会有大吏妄事更张，欲擅改全蜀盐法，僚属惮其势，噤不敢言。府君挺然极力谏止，以去就争之，绝不以祸福为秋毫顾虑。时值长江两岸寇氛如织，淮纲阻滞，楚民时虞淡食。潞私间通于楚，不克普济。全楚仰食于川盐者，亟借拨川引，乃川省照票叠出谕招贩领运，三历月而未行一票。府君确查原委，川楚一水可通，私枭最易潜往，募串厂灶。关隘之贪夫私售之，私纵之，官夺于私，私冒为官，川引是以久滞。府君力请于大吏，力陈受弊之源，祛弊之法。大吏有难色，府君毅然往夔州，而郡守李云生文瀚与巨绅张有榆正椿皆云“群枭积重难返，固不能狹荆之，而亦非可感服之也。”府君曰：“为国兴利除弊，未有弊未除而利可兴者，亦未有弊已除而利不兴者，不必更兴其利也，但能为国除一弊，即能为国兴一利，特患不知其弊耳，今既深知矣，而可不为之剪除哉？”二公闻之咋舌。府君竟往夔州巫山县察勘情形，立关卡以扼其要路，有官票者放行，无者书票抽税，化私为官。立关先一日，有蠹吏勾结群枭，具枪炮将以开关，曰“闯关”。府君侦得其人为杜三元者，拿至关，左设犒赏，右设刑具，听其自取，并谕之曰：“明日开关，如有闯关者，惟汝是问。”吏叩头誓栗，自愿受赏报效。次日开关，群枭震慑，照章纳税，翕然从风，安谧如堵。川引从此畅行，且淮纲缺废赖以补，楚民淡食赖以济，国课停壅赖以疏，库储支绌赖以助。鹾政厘然，吏民咸服其精干。会有巨案，经钦差查勘，官僚讯而不能断者累月，大府委府君，府君毅然任之，不一日而案结。钦差嘉其有胆识，回京复命。文宗问及川省好官，钦差特以府君对，而圣眷隆焉矣。乙卯，特旨升擢京兆尹。蒙恩赏假十日，便道至河工省觐先大父，获依膝下数日。入觐，文宗问及陝

省吏民与夫经过道路情形，而后及于家世，府君叩头谢恩。后屡召见必问及天下事。时良乡辖长兴店近西山，有设炉私铸当十大钱，市物价日昂贵，大不利于居民。奉上谕着顺天府派干练员役，会同地方文武密速查拿。府君分饬通州、宛平、房山等牧令，更拣派候补知县石衡赴通州、宛平，派候补知府邹培经赴房山一带地方，改装易服，不动声色，严密查拿。于房山山村拿获私铸匪徒陈喜、赵得并家具铁渣等物，又拿获陈安一名，并风箱、钱模、沙碗等物；又拿获贩运生铁、接济私铸之卢成儿。请旨交部严行审办。远近奸宄皆惮法，则私铸以绝，官铸日兴，畿辅物价日低一日，民情遂安。霸州吴牧，包庇门丁徇私行赂，逼毙平民刘得天。委员到州查审，吴牧多方巧脱，延至三月之久，案犹未结。府君查出，即传吴牧并两造人等来京，亲身鞠讯，得其实情，上章弹劾。属吏莫不严惮。

是年丙辰不孝文英生。七月，先大父在河督任，尽瘁宣防，积劳成疾，歿于任所。府君闻讣，即日报忧解任，哀毁骨立，跣足奔丧，匍匐千余里而至汴。因豫楚道梗，未便扶护归里，暂寓山西泽州，次年与叔父秋泉先生同扶榇归葬于尺木山之阳，筑庐墓侧，矢三年守墓之诚。奈粤匪深入全州境，乡里骚然。时太夫人尚侨居泽州。丁巳，粤西群盗如毛，满金科股匪踞兴安城为巢窟，扼楚粤之咽喉，城外复筑高寨二，作犄角势。经楚勇拔其寨，贼由海阳坪窜出，盘踞恭城，勾连昭郡之贼，贼势复振。又经楚勇追剿，再有平乐之捷，皆由府君飞函致楚南方伯文式岩先生格借兵，以唇亡齿寒激耸之。方伯商之于中丞骆籀门先生秉章，檄委太守蒋香泉先生益澧，统兵来粤，克期奏功，拯全粤于水火中，则一纸援书之功伟矣。戊午春，仍至泽州省觐。时叔父蓬史先生，季父平甫先生皆依膝下。己未，奉时太夫人归里，贼渠石达开由汀闽折入楚粤，党羽数万人，奔突岭南。府君寓永州，代郡守杨海琴先生翰捉笔致函于骆中丞，请兵作楚粤夹击环

攻之计。中丞如其所请。石逆势穷迫，窜入黔界阪高，为黔勇所困，聚而歼旃。要皆由府君请兵有以使之然也。庚申春，仍奉时太夫人寄寓泽州。六月服阕晋京，九月母病，告假赴泽州省视，旋吁请终养。是年辛酉不孝方英生。

同治元年壬戌，闻铨部云，文宗询及府君，沉滞期年，始闻天语，而鼎湖抱恸莫遂攀髯。值穆宗登极，诏求直言，呈进“中兴十二策”，于国家大计，条陈缕析，无不洞中利害。制曰“特抒所见，颇资采择，现在任用需人，蒋琦龄着即来京，听候简用。”府君因时太夫人春秋高且多病，再疏陈情，奉旨情辞恳切，仍允终养，奉时太夫人南旋，仍寓永州。癸亥，主衡州石鼓书院讲席。甲子，主永州濂溪书院讲席，就正者其门若市，仰若斗山；日与官绅赋诗倡和，语语皆关军国，有少陵风。乙丑，粤寇平，得返乡闾，爰筑“赐养堂”于罗水之东、湘水之西，四方官绅故旧题有诗文赋数十章。

府君奉母极孝，至老不少衰。历任秦、蜀皆迎养。及予告归里，时太夫人多病，亲身奉饮食进药饵，未敢假手于人，依依如孺子慕焉。更辟园林曰“东园”，盖有慕于商山而云然者，人呼为“东园公”，自称“湘中老农”，侍母日游于林亭。又开径竹间，招同人往来吟咏以为乐。秋菊初花，仿耆英会，斫白鱼煮菊粥，饮于花下，而荣辱绝不关心矣。

府君与叔父蓬史先生承祖父遗命，购田千余亩，建义庄周恤宗族，析大小宗为二，仿范文正公旧章而扩充之，夏冬按丁给发，鳏寡孤独加倍焉，凶荒则振廩赈济。又建周急仓，凡亲友婚葬皆有助。又设牛痘局，延医诊种，保全婴孩。又立义塾二，凡族内子弟为之延师课读，成立者不少，彬彬乎咸知礼让焉。丙寅，全邑亢旱，田稚枯槁者半，莫不蹙额曰：“大饥将至矣，可奈何？”府君乃劝种麦，遍购麦种，遇族邻姻党而分给之。次年孟夏，果二麦丰登，得补上年秋收之歉，谷价仍贱，地方并无啼

饥者。

《蒋氏族谱》以汉大司马安阳侯琬公为始祖。府君重修辑之。尝语人曰：“不念狄武襄之诫耶？予考琬公乃零陵湘乡人，汉永建三年改零陵湘源为湘乡，今湘源蒋氏十大房，世称安阳的派，稽之史传郡志无疑，宜胡致堂谓蒋氏之在永桂间者，皆出于蜀相琬也。安阳夫人毛氏墓在湘源之升乡，有族人南宋礼部尚书满公所撰墓碑在。龙水蒋由梅潭迁支，盖梅潭实本安阳。”府君博通史传，考核极精，根据确凿，迥非托为华胄，类郭崇韬之宗汾阳，而有愧于武襄也。焚膏继晷，竭八阅月之力，编次成帙，厘为六卷，由后溯前，因分求合，相亲相爱，俾共勉于敬宗收族之礼。读是谱者，莫不油然而生孝弟之心矣。昔茅鹿门评苏氏族谱亭记曰：“此是老泉借谱讽里人，并训族子处。”府君诚深得老泉之意哉。癸酉闰六月，时太夫人弃养，府君痛不欲生。时太夫人与先大父合墓，筑庐守礼，日抚松楸而系恋。初，自告养归里十二年，侍奉长依膝下不少离，较之迎养秦蜀羊坂叱驭时，而尤为周备。离母后，每念及之，恒作子皋之泣，乡里皆为感动。服阕，澹于仕进，友朋劝驾虽殷，终无出山之志。

乙亥，主桂林秀峰书院讲席，闻得同邑拔贡生陈省三学曾者，甲子秋死于瘟，贫不克归葬，瘞于桂林义山。府君访其妻姚氏，解橐以赙赠之，更为之鸠金百余两，收骨还乡营窆岁焉，余金作姚氏养膳。又有故人李松生联璋子，三十鰥居。府君悯之曰“故人子也”。急分脯脩为娶妻焉。乾隆初，高祖殡崖公任四川平武县知县，曾大父随侍入蜀，曾大母王太夫人蜀籍也。府君仕于蜀，问平武中表，落落如晨星，田宅皆售于他姓。府君承父命，立分俸钱一千余缗，赎出外祖瑞生公墓地苟家坪一段，瑞生公旧宅一院，复购水田二十六丘，作瑞生公祭产。外氏中落复振，聚族而居，不致琐尾流离，盖待亲戚之厚有如此。至朋友故旧，其殆推类而及之者欤。

府君遇丧，祭式遵古礼，丧不念经，不奏乐，会葬款客不用荤，以素菜六簋为定额。春秋祭高、曾、祖、祢位于家庙，祭仪祭品未尝从俗而悖古礼。且性素喜俭，居官轻骑减从，为寮属倡。居家常早起，喜朴厌华，恪守朱柏庐先生家训，饗飧淡薄，非燕客不杀生。乡里豪右闻之曰：“彼显宦也，而俭素如此，我辈尚奢华，恐难令蒋公见也。”一时风气，华者归于朴，丰者归于俭，皆府君有以感之也。待下宽而厚，奴婢有过失，盛怒不加恶詈。婢长择配不取货，且具妆奁。会老仆病故，贫不克殡葬者，胥赍殡葬，资以周恤之。乙亥，不孝庠英生。丙子，府君仍主秀峰书院讲席，六月足疾加剧，始归里延医诊视，投以清利诸剂，变为脾泻之证，元气受伤，急用参茸调补亦罔效。谕不孝等字画初不能成，缓则亦绝无潦草。疾革易箴，口吟一联云：“气壮本朝输赵相，霜清九月送陶公。”命不孝等书作楹联。续吟七截一首云：“气愤如山死不平，竟教田野毕残生。朝廷何日封京观，愿驾胥涛戮海鲸。”噫嘻，绝笔也。神气绝不瞀乱，已而就枕，逾时而歿。呜呼痛哉！府君服官二十余年，自翰林、府道、京尹，不矜才，不使气，不辞劳怨，不避艰险，遇事而声色不惊，以诚心出之，而后以精心剖析之，无令有毫发疑惑，深求其是，务期有益于国。故一时定大计、决大疑、济大难、忤大奸而不少挫其锋者，惟其心诚而精也。西安防堵，巡抚张公欲以重任难之，府君奋袂而起，独当一面，悉心筹画，亲身御敌于河，回省不矜退贼之功。理川省盐务，抗大吏慑群衆，极力整顿。及任京尹弹劾僚属，不顾利害，只求其是而已。至感先皇旧眷而陈言，非以言干进也。因母病笃而再疏陈情，更非出之以矫筮仕。公余与邦之贤士大夫讲习倡和。予告归里益肆志于古，生平事业经济，欢欣悲愤及所历所见人情之变，风土之殊，山水崖谷之大，草木虫鱼之细，无不一一寓之于文与诗，以抒写性情。

府君少，因先大父仕官江右，朝夕承曾大父教。曾大父训导

公酷嗜理学，授门弟子数百人，为一邑儒宗。道光辛丑，奉旨崇祀乡贤祠。府君就薰陶十余年，理宗濂洛，必身体而力行之。丙辰，进《克己复礼箴》，蒙圣主嘉纳。初，鄙时艺为薄技而不为，勉为之亦必以前明王唐归胡为根柢，脱尽墨卷町畦，不求工而自工。古文先宗秦汉，复酷好唐文。洋洋数万言，惟期理胜气胜，而不欲以缁幽凿险为能。五律、七律、五古、七古、排律等体，中年胎息少陵，仿剑南学杜，无非自道一生苦心。晚年学白香山、苏长公清新一派。宜门下士王子寿比部柏心序其诗曰：“受才之独厚，导源之独正，积而充者莫非忠孝气识。”观察朱伯韩先生琦则曰：“发深情于豪宕，寄至味于澹泊，作者平日用力于杜苏二家最深，故神与之会。”呜呼，府君之诗，二公之言尽之矣。至往来牋札，亦学苏长公而间以黄涪翁笔意。书法学颜真卿、柳诚悬、欧阳率更、褚河南诸家，后专宗香光笔法。有《空青水碧斋》文集八卷、诗集六卷，《碧斋试帖》二卷，《碧斋尺牋》二卷，《南行和苏》一卷，《碧斋楹联》二卷行世。府君长，从同邑孝廉鼎山先生崧游，弱冠后获伯祖考听斋府君启徵、季祖考少麓府君启敏之教，得之家学者良多。晚年归里，日以奉老母、教子弟、训族人为乐，而以国家多难，蜃鳄氛侵，蒿目时艰，尚不免以事业未竟为憾焉。府君生于嘉庆二十一年丙子十一月十三日巳时，以光绪二年丙子八月十五日寅时疾终正寝，享寿六十有一。配谢夫人，太学生讳锡诗公女，诰封恭人，晋封夫人。侧室刘安人、孔安人、魏安人，皆诰赠安人。子四：长，亡兄宸英，先府君卒，谢夫人出。次，不孝文英，广东候补通判，娶唐氏，邑处士时若公女。次，不孝方英，娶刘氏，邑处士长康公女，继娶李氏，江西上达公女。皆刘安人出。次，不孝庠英，聘谢氏，同里良公女，魏孺人出。女七：长二，未字早殇；三，适同邑浙江即用知县刘发岐；四，适临桂广东候补同知龙维霖；五，适同邑庠生刘发邠，皆谢夫人出；六，适同邑业儒谢祚

官；七，未字早殇，刘安人出。孙男五：继先、继曾、继高，文英出；继祖、继昌，方英出。女孙三：文英出者二，方英出者一。不孝等苦次昏迷，语无伦次，且多挂漏。伏乞当代大人先生垂览揅采，锡之志铭表传，世世子孙感且不朽。

不孝男：文英、方英、庠英泣血谨述。